國朝列卿紀

國朝列卿紀卷之廿一

內閣行實

李東陽字賓之湖廣長沙府茶陵州人曾祖文祥
吾衛遂居京師東陽蚤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 景帝召見命
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 上甚喜抱置膝下賜上林珍果及
內府寶鏹六歲八歲復兩召之試講尚書益稷篇惟荒度土功
一段大義命肄業京庠天順壬午年甫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
登二甲進士第一選庶吉士劉文安公見閣試炎暑賦嘆曰此
文殆絕無而僅有者觀子之志殆欲為世用吾老不及見矣成
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

講學士二十年充東宮講讀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 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為第一 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奏請命官往彼 上欲從之東陽會同官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抗命藐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秩滿賜金犀帶時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

寵東陽覆會同官上疏曰 祖宗自洪武至天順年間函召儒臣咨議政事令朝參外不得一覲 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疎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宋徽宗崇信道流及金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顛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若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柳泌竟亦何益今上清龍虎宮神藥祖師殿及番經廠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靈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昔李絳有言憂先於事可以

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事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早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接下之禮遠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時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會奏　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同上疏救之　上為霽威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制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五月復召問親定團營總兵官九月　清寧宮災東陽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侮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謀熒惑　聖聽莫此

為甚且賄賂公行賞罰失當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
民困敝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嘆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積正
此之由越二日有爲李廣乞紀額者東陽以爲不可又召能仁
寺僧入大內慶讃東陽又以爲不可　上俱從之己未程敏政
典試給事中華泉劾之命東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
年癸亥改兼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甲子　命祀孔子於闕
里還朝上時政疏上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　孝宗不豫
召入玉几前受顧命　武宗登極凡詔冊謚議諸大制作皆出其
手是歲之詔與革利弊禁治姦宄最爲嚴正天下誦之尋加光
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丙寅

上倦於政皆近侍誘引爲馳騁荒淫等事東陽同劉健等上疏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游漸廣夫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狐兎田野之物不可育於　朝廷弓矢甲冑戰鬬之象不可施於宮禁使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於前臣竊憂之去六月中忽風雨飄蕩雷霆震怒正殿鴟吻太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庶可以回天惻人國家之福也不聽復同劉健等上疏曰　先帝顧命惓惓以　陛下爲托臣痛心刻骨誓以死報邇者地震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羣災疊異併於一時歷觀載籍徧閱古今未有如此而不

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
於近幸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
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
不報又上陳政令十失 上付諸司議覆之會府部科道疏請
誅逆瑾不遂逆瑾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
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 丁卯劉瑾擅權適尚寶卿崔
璿御史姚祥工部郎張瑋爲邏卒誣執枷號於長安門外東陽上
疏力救之命戍邊時聞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
金鼓砲火聲徹都邑廐牧厮役紛充禁廷大臣畏忌不敢言小
臣震懾不敢諫不知 祖宗分職設官朝廷原祿養士將焉用

之昔漢司馬相如諫擊熊豕以為逸尋之獸與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非天子所宜近薛廣德諫御樓船以為乘船危從橋安

聖主不乘危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卯早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　上褒答之戊辰六月給事中安奎御史張彧忤瑾枷號東陽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救之是月早朝罷有文一卷於丹墀侍班御史奏　請查究乃錄瑾等過惡者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面詰何人所為無肯承認者冒暑忍餓久跪不能當當有仆地曳出死者數人矣申刻俱詔下獄究問者三百餘人東陽論救得釋瑾行新例逃軍連坐窩主鄰佑皆籍沒充軍遠近

[illegible]民不堪命又強盜日衆欲并其家屬發遣充軍又連坐親屬禍且益甚皆極言稍得寬解又錦衣邏校於近京州縣捕盜不得併其無服親屬俱執送法司法司承奉風旨槩坐籍没充軍又山東梁姓者自陳嘗捕盜七十人乞照例陞千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七十家爲主家佑俱照新例籍没發遣皆極言之得免查究即此一二事所全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瑾欲巧取橫斂因以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詿誤者假以姑免提問爲名各罰米以實邊儲士大夫畏其凌虐亦甘於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半是破家者衆東陽委曲開導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瑾欲積

天下司府州縣預備倉糧因言各官罰納者其在邊關多勞少益不若令於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邊之苦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者類如此四川鎮守太監羅簽請便宜行事瓘實主之力言不可因奏曰 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問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蓋分而不專此 祖宗防微杜漸之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又後差内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則同而不專故勑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拗未有一人專制

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則　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　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作發則調兵征勦土官必須奏　請所有關係尤非細故今既昔共巡撫若并付鎮守衙門任其進止非惟事體不便恐鎮守一人亦自擔當不起百五十年所未有豈敢一旦增添若天下鎮守比例而行則其所係又不止一方而已乃批出不許餘如所議又陳俊之得罪也瑾因以及漕運總兵官平江伯陳熊以濕潤米等項銀爲贓遂至大獄必欲寘之死地乃力爭之瑾謂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東陽曰某誠姑息但非姑息陳熊乃姑息陳瑄耳瑄在　太宗朝開濟寧河道以通漕運有大功金書鐵

券子孫皆免死豈可盡華傷天下武臣心瑾曰　國初功臣如
常遇春鄧愈湯和輩百戰之功令其子孫俱已革罷陳瑄不曾
厮殺有功當代豈足深惜東陽曰漢高祖親定十八功臣位以
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厮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
之功盖足食然後足兵使當時餽餉不繼雖有張良十韓信豈
能助漢蕭何餽餉猶是一時爭戰之日陳瑄通南北漕運每歲
四百萬石至京師誠　國家萬世之利也瑾不答止革熊爵五
年庚午六月旱霾東陽上疏曰近時威令大行中外悚懼但霜
雪之後必有陽春雷電之餘必有甘雨此天道所當法也臣謹
條上一曰寬逃軍拐馬之罪二曰寬僉書職員之罪三曰寬查

亂外賊戕四曰禁官校邏織之罪疏上不報會寘鐇之變朝
廷將出師詔告天下內一款取回各處差出官校瑾不然曰
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東陽曰舊例行事
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
矯托眞僞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處分若眞者取回則僞者無
所自容矣因以天順元年舊稿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日寘
夏獻俘既入東安門　上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
奏劉瑾十七事且言其事多不軌　武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
次日早令太監溫祥等持永疏至　內閣讀畢徐問曰今當如
何祥輩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

曰須傳 旨行之東陽乃援筆擬 進 上降旨瑾罪幾百餘言皆應死律末云劉瑾所壞事情科道官指實來說翌日科道列劉瑾罪惡三十餘條乃下瑾鎮撫司獄會鞫於 午門前得其私製兵甲刻期起事罪狀明白坐謀反於是降 旨極言惡逆罪狀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拾其肉嚼之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之於是時籍瑾書籍得 泰府永壽王爲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 上怒甚欲降勑切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光武平叛賊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當瑾專權亂政之時假托 朝廷威福以

刼天下生殺予奪惟其所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禮意雖於待法有礙但因畏罪避惡多不得已情有可原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自非知情助叛法不可赦者其細故小過亦須曲賜包容若指論罪實降勑切責則凡有書信饋送者不知其幾傳聞之後各不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不可不爲之慮今劉瑾罪狀明白已正典刑伏乞　聖明洞察廣人涵容將此書詞置之不問并一應文書涉叛逆事情者并行燒燬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事體穩當　上以爲然於是悉焚其往返文字無延及者逆瑾既誅　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廕其從子兆蕃爲尚寶司丞復上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

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頼　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　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　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　先帝顧命惟欲　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　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　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頼者切每於朝參講讀之暇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七年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東陽晝夜籌卒至底定加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寄計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加

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　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
閣議東陽力辨以爲不可大用等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先
入之言牢不可破盍姑試之以俟再議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
預聞國計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即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
而執筆者固存國事一壞雖死何贖往返再日乃具揭帖略陳
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朝廷屯宿重兵分
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
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亦非得已況今正是防冬時月縱使
京軍在彼徒爲勞擾亦難濟事　祖宗百餘年來未嘗有此恐
傳聞四邊未免驚疑臣等不敢輕議如謂　聖駕看牲在邇欲

比常加意竊見總兵郤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咨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乃下兵部會議兵部始以爲可行及聞閣議乃知衆論多未協者覆議至再皆云不可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云 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其不便因京邊官軍各有分地必有急事乃可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難保必勝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傳聞各處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强勢占住房屋索要錢物需索酒食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而不肯禁邊方受害而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

內狎恩恃愛傲睨軍民護視官府小則怠玩大則違法治之則
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違遠鄉井拋棄骨肉或
風氣寒煖之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之不相續六不便也糧草之
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
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倉卒之際或變起於
道途厭倦之餘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虛空見中
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
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凡此一事不便者有此數端今
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
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

朝之臣皆有爲　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
塞責矣伏望　聖明洞察博采人言稍俟從容務求至當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也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乃
內降行之遂乞休賜之勅曰君臣相遇自古爲難卿資禀神異
慧悟夙成爰自召見中禁應制稱旨名動四方遂以宏博之學
蜚英藝苑資歷既深聞望稱重逮我　皇考擢居政府朝夕獻
替便殿延訪平臺賜問有懷必吐無言不從不激不隨無私無
比顧命付託感激知遇益竭忠勤委曲匡救西鄙戡亂兩河討
賊廟謨勝筭多所贊畫釐革弊政率循舊規樂育人才明揚善
類代言宣意敷奏達情文學詞翰獨妙一時立朝五十年輔政

十八年清慎之操始終不渝自古大臣兼茲衆美者代不數人屬時艱方切倚仗乃以止足爲念章數十上重違雅志特賜允俞於乎功成身退卿自處善矣國有大政將就而問焉仍廕其從子兆延爲中書舍人十一年卒於家壽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藁

尚書汪俊云畿甸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爲所脇制倡爲招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悖理犯法非夷狄國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遭其荼毒數千萬衆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無分寸效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計

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等皆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近峯聞略云少師西涯李公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淵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　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人主之聽者

大學士楊一清云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歆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特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而謂其不本之德不可也

燕對錄云弘治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上召至暖閣臣健等因
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
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理財之事不可
不講也臣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
名商人無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問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健
等因極論奏討之弊 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臣東陽奏曰奏
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臣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每府
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朝廷每念親親輒從所請常
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臣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有歐陽駙馬者販私茶數百斤　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臣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係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　上意厲精思治如此

殿學記云予觀楊邃菴叙懷麓堂稿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

項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敘續稿云盛德嘉謨澤被海内如大將御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如意嗟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爲弘治間薄海外内泰和流行兵以不試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刑以不用爲治伊誰之力耶君子是以知文正不可及也

國史實錄云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忌之遷侍講學士數年不與經筵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惟見東陽則改容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助瑾煽虐東陽隨事彌縫去其太甚 增

鄭端簡[illegible]云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奬進才俊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傾附事 泰陵稱忠

勤　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彬彬休休不專政歸鄉

寺人顧思之增

謝遷字于喬浙江紹興府餘姚人自幼穎慧異常兒且志趣不

凡皆以遠大奇之成化甲午鄉試爲第一人乙未會試爲第三

人　廷試爲一甲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奉詔入館進學勤而

且謙爲諸元老所重御史某驟陞都憲臺中循例請爲文以賀

峻拒之衆服遷正直不可玄于辛丑同考禮部一甲三人其二

皆遷所取士人咸服其精鑑癸卯冬滿九載陞右春坊右諭德

甲辰再同考禮部　孝宗毓德春宮慎簡侍從首及遷乙巳充

經筵講官丁未　孝宗登極推恩宮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

林院侍讀仍加俸一級初開 經筵奉 勑爲日講官與修
憲廟實錄內侍郭鏞者請選妃嬪以備六宮選言 上方諒陰豈
宜有此俟山陵既畢徐議之未晚也 命禮部議如選言 上
方勤學遐務積誠以開悟 聖聰每先期輒焚香莊誦如侍
天顏及當講敷暢詳明甚稱 上意庚戌以省親請 上嘉其孝
聽給驛往且 賜金帛爲道里費辛亥 實錄成陞詹事府少
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冬十月母鄒宜人卒癸丑
父簡庵又卒計聞皆蒙 特恩賜葬祭益 上念選春宮舊臣
且在講筵 眷注甚切思有以柄用之矣乙卯春 詔以本官
入閣辦事時猶未終喪八月服闋赴京疏辭不允且陞詹事兼

秩如舊葢 皇太子將出閣讀書欲重儲端之任故以輔臣領之丙辰 命主會試所取多知名士是歲累有鶴袍犀帶之賜丁巳勑修大明會典爲總裁官戊午春 皇太子出閣奉 勑陞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遷因上疏以親賢遠佞勤學戒逸爲 皇太子勸 上嘉納之淸寧宮災上疏請修人事以應天變詞甚剴切且引咎避位不允已未 賜一品服太監李廣死欲例加 恩與遷力陳其不可辛酉虜犯大同遷疏安邊機宜以進 上即行之本兵慮軍興或國用乏欲加南方折銀每石三之五遷曰 先朝以官田稅至重故立折銀以寛之今若再加民不堪命矣盍節用以紓用乏乎虜騎尋遁國用

不乏其事遂寢府 視朝稍晏諸司章奏或有不報者兼以工役頻繁遷累言之皆見 采納且有玉帶蟒衣之 賜癸亥會典成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岡蠻寇平 賜俘奴一人甲子以災異再乞避位不允 孝肅太后崩因先年禮官預擬與 孝莊太后並祔 太廟至是遷請 命集衆議以正典禮尋別議如周姜嫄之禮立奉慈殿祀之識者多其贊襄之力時承平既久政漸寬弛而近習估侈尤甚有齊玄者奉使武當山欲載激濁揚清便宜行事等語於 勑中遼東首將張天祥妄殺冒賞近倖欲曲庇之遷皆執不可至觸 聖怒不卹也內府各庫及諸倉場馬坊莅事內臣多作奸索賂民不勝

其害而御馬監軍士自以禁旅不隸本兵虛兵冗食莫敢誰何其弊尤甚一日忽 召對命通行禁約且令所司搜剔弊端嚴立科條有犯者必懲不貸皆從遷請也遷知 上圖治甚切委任甚隆思盡革諸弊以肅政化若軍匠之曠缺戶口之衰耗以及屯田鹽法馬政等事將漸次修舉以復於舊事方有緒而宮車晏駕矣憂世者有遺恨焉時乙丑五月也 上大漸 召至御榻執遷等手諭之曰朕在位十八載所命相惟卿等數人皆與朕相知朕今弗與 其善輔嗣君嗣君聰明仁孝可勸之進學無忘朕今日之命也遷等悲慟而退 武廟登極 勑加少傅兼太子太傅餘秩如舊纂修 孝廟實錄充總裁官初開

經筵 賜冠帶衣履益追念 先帝遺命付託之重待遷等甚厚
但近習蠹政漸不可長戶部尚書韓文率百官伏闕論之賴遷
等主張於內將寘諸犯於法會事預泄遂不克遷等皆不能安
於位矣十月再引疾乞休 允之賜 勅給驛月廩五石歲隸
八名仍 賜金幣襲衣遷等既去吏部尚書焦芳入閣而太監
劉瑾擅柄於內芳急於倖進傾遷嘗舉于鏊吳寬而不及已瑾
又以遷等先嘗裁抑其黨及今廷論之故尤切齒焉二人乃深
相結納欲甘心於遷因遣偵卒四出伺察遷事竟無所得會鄉
人有以賢良應薦者瑾謂違 詔格以為遷咎與劉公健俱褫
職又矯 旨令遷弟武選員外郎廸致仕子編修丕除名且欲

追奪誥勅會瑾敗而止遷之去位也臺諫交章奏留皆逮繫
詔獄備遭慘毒至死不悔遷既歸瑾意叵測人皆危之遷曰天
佑皇明我當無他不見劉元城之事乎遂處之裕如日與客
圍棊賦詩以自娛若不知有憂患者歲嘗大饑出粟以賙貧乏
族黨鄉閭賴之祠堂成每旦必具衣冠率子孫焚香恭謁忌辰
必茹素祭物豐潔其儀一遵文公家禮俾世守焉庚午瑾誅
詔復職致仕辛巳今上登極臺諫連疏薦之遣行人齎勅存
問復其官廩輿隷如舊而增其數焉廸起叅議丕復任翰林遷
遣子正入謝温旨褒答蔭爲中書舍人時徐夫人卒正乞終
制仍賜祭葬如例癸未復令有司時加存問丁亥三月遣行

人陳侃齋 勑起遷於家且 命鎮巡藩臬敦促上道十月抵
京 勑進少傅户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初大學士費宏衰病
將乞休曾具疏舉遷自代宏去而遂庵楊一清又以遷薦意若
虛元佐以遜遷者天下皆相慶遷復入而賢一清之能讓及遷
至京而一清以官尊不肯處遷之下乃竟違初志輿論頗少之
遷在舟中嘗具二疏大意以安靜寬厚爲本及入 朝自度衰
年且難徇將力求生還遂不果上然 上待甚隆嘗以天寒免
朝參以除夕 賜御製諸詩以郊祀 賜錦織大帶以疾在告遣
太醫視藥餌道中官 賜酒米少間則遣鴻臚卿趣出視事而
遷竟以疾辭乞休辛卯二月以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大學士費宏云公器宇豐厚風神秀朗其忠誠端慤始終不渝所謂清白之操百鍊愈精剛毅之氣萬人必往誠如　聖諭也其學以明義理爲先爲文正大温厚不事雕琢可以垂之不朽在　内閣時劉公敢於任事而資公之謀斷李公長於爲文而資公之典則公可否其間不阿不激同寅協恭所以輔成盛治者端在是也

尚書朱希周云荊襄等處流民屯聚生育莫可數計而混無名籍成化初區處失宜幾至大變公深以爲慮每與户部議思有以處之後司徒韓公言於　上命刑部侍郎何公鑑往經理其事公擬　旨令隨宜安集附籍還鄉各從其願附籍者終得所

編戸已三十餘萬復有阻其事者遂中止識者恨之

焦芳字孟陽河南南陽府泌陽縣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翰林院編修十年陞本院侍講十九年陞侍讀學士時大宰尹旻在吏部久權勢所趨又子龍爲侍講遂深相結納以擠南人且席其勢要市於人爲淸議所斥二十二年尹敗大學士萬安惡之坐比尹降桂陽州同知弘治初年遷霍州知州歷四川湖廣提學副使五年上疏奏辨請雪其愆陞南京右通政本年丁憂八年補原職再以憂去十一年起復召入爲太常寺兼侍講學士十二年陞禮部右侍郎十五年轉左十六年改吏部左侍郎芳希進用建言禦虜四事內閣大學士劉健票

旨云這本所言窒礙難行芳以為恨益結閹豎以自固會吏部
尚書馬文升去位營逆瑾遂晉吏部尚書凡陞遷除拜惟有內
援者則進之未數月銓例悉廢公論益閼值逆瑾亂政號八黨
大學士劉健謝遷會同戶部尚書韓文率百僚伏闕固爭將除
之芳潛通於瑾預為之所繇是劉健謝遷韓文楊守隨等相繼
斥罷黨勢益熾瑾遂引芳入閣表裏為奸凡變紊　成憲桎梏
臣工杜塞言路酷虐軍民皆芳導之芳用事時有曹元劉宇者
媢竈續貂咸溷政本芳為之與援焉　孝廟實錄總裁官筆
削任意凡先正名卿悉肆醜詆授意檢討段炅以快其忿書成
以舊恩例濫加至少師兼太子太師仍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

學士初在吏部時郎中張綵與瑾同鄉故專任之及許進爲太宰芳屢請託不遂積成仇恨遂力薦張綵與共謀擠進勒令致仕綵驟致太宰賣官鬻爵名器壞濫又忌兵部尚書劉大夏迫岑猛賂既行瑾集大臣議欲寘之重辟諸大臣惴惴不敢吐一語獨都御史屠滽曰劉大夏何罪必欲文致之寘其不應瑾勃怒罵屠惡語汝黨劉耶明日大臣以屠議奏瑾謀於芳及吏部尚書劉宇宇素嫉大夏者乃署劉輕議夷人遷徙與潘尚書蕃俱發遠戍瑾初擬廣西邊衛芳曰是送二人歸也乃戍肅州其子黃中尤狂誕恣肆廷試畢芳欲處以鼎選既而衆論取呂柟爲第一芳謂諸執事抑之遂入言於瑾改編修顧清等二十

餘人爲部屬官授子黄中爲檢討及劉宇之子仁等六七人俱
爲庶吉士黄中尋陞編修踰年陞侍讀將士官岑濬沒入家口
有妹色殊甚芳聞求得之後卧病黄中聚麀人咸鄙之瑾伏誅
言官交劾其罪父子皆褫職爲民中原盜起有趙鐩者入泌陽
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塚墓無遺骸取芳衣冠被庭樹歷數其
惡命劍士斲之曰使吾誅此賊以謝天下議者謂盜賊猶知疾
惡云
雙溪雜記云劉瑾既奪内閣權自東陽外焦芳等皆瑾所引用
芳前爲萬安所惡自翰林調除外任深恨之與南人相處如氷
炭及得柄用遂附劉瑾變舊章革時弊多陰助之瑾自以内閣

官聽已用不復短之矣

王鏊字濟之直隸蘇州府吳縣人自幼穎悟不凡十六隨父讀書太學太學諸生爭傳誦其文一時先達名流咸屈年行求為友侍郎葉盛提學御史陳選咸有重望於時見而奇之曰天下士於是名聲動遠邇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主司異其文曰蘇子瞻之流也錄其論策不易一字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
廷對衆望翕然執政忌其文乃置一甲第三時論以為屈授翰林編修閉門力學避遠權勢若將浼焉九載陞侍講　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尋晉侍講學士兼日講官每進講至天理人欲之辯君子小人之用舍必反覆規諭務盡啓沃方春　上遊後苑

左右諫不聽鏊講文王不敢盤于遊田　上爲罷遊講罷常召所幸李廣戒之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好爲之時　東宮將出閣大臣請選正人以端國本首薦鏊以本官兼諭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既而吏部闕侍郎又遂以爲吏部時北虜入寇上籌邊八事雖忤權倖而卒多施行公輔之望日隆於是災異見內閣謝遷引咎求退遂舉鏊以自代　武宗在諒闇內侍八人荒遊亂政臺諫交章中外洶洶鏊協司徒韓文率文武大臣伏闕以諫　上大驚怒有旨召鏊等至左順門中官傳諭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鏊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天下何由而治論議侃侃韓亦危言繼之中官語塞一時國論倚以爲重然

自是八人者竟分布要路瑾入柄司禮而韓文遂逐內閣劉謝二公亦去矣　詔補內閣缺瑾意欲引冢宰焦芳衆議推鏊瑾雖中忌而外難公論遂與焦俱入閣瑾方威鉗士類按索微瑕所枷械之幾死者纍纍鏊亟言於瑾曰士大夫可殺不可辱今既辱之又殺之吾尚何顏於此由是類從寬釋瑾啣韓不已必欲置之死無敢言者又欲以他事中內閣劉謝二公鏊前後力救之乃皆得免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怨逮至京將坐以激變土官岑氏罪死鏊曰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乎劉得減死戍惡石淙楊一清於瑾謂其築邊太費屢以爲言鏊曰楊有高才重望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之喪以滅

迹曰不可以成服鏊曰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疑其禮鏊曰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妃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雖意不在鏊然見鏊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媕阿議彌不協而瑾驕悖日甚毒流縉紳鏊遏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鏊曰求去瑾意愈拂衆慮禍且不測鏊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鏊無所得且問交賓亦絕乃笑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賜璽書乘傳歲支月米以歸時方危鏊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鏊既歸吳屏謝紛囂脩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淵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流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

所與起乎生嗜欲澹然矣中士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旣久晚益純明凡所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今其非有也窅今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性其猶鑑乎鑑者善應而不留物來則應物去則空鑑何有焉性惟虛也惟靈也惡安從生其生於蔽乎氣質者性之所寓也亦性之所由蔽也氣質異而性隨之譬之珠焉墜於澄淵則明墜於濁

水則昏墜於汚穢則穢澄淵上智也濁水凡庶也汚穢下愚也天地間昭塞充滿皆氣也氣之靈皆性也人得氣以生而靈隨之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魄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述後儒多未之及居閒十餘年海内士夫交章論薦不輟及 今上即位始遣官優禮歲時存問嫠疏謝上講學親政二篇其講學大略言 經筵固爲盛典但停歇頗多上下之情未洽日講體分過嚴上有疑未嘗問下有見未敢獻徒爲文具 太祖初定天下御開禮賢館與宋濂輩講論故 聖學高明詔誥皆出御製

仁宗設弘文館時至館中講論　孝宗經筵外每繙永樂大典西
銘等書皆學士沈度書日數隔　陛下睿質天授宜於便殿選
學義著明者數人更番入直命閣臣領之　陛下時造館中屏
去侍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經史傳集或論古今或論民間
利害疾苦間或遊戲翰墨詩文之類則日新月化有不知其然
而然者其親政大略言上下交則爲泰否則爲否永樂間閣臣
日造扆前承顧問商確機密洪熙宣德時楊士奇蹇義等嘗奏
對便殿或議事榻前天順間李賢等時或召見弘治末屢召大
臣便殿議事望於文華武英殿令大臣或三日或五日侍從臺
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啓奏據所見決之難決者與大

臣面議之不時引見羣臣令皆得陳奏仍虛心問之和顏導之俾人得自盡則天下事皆燦然於前豈徒革近習之弊 上曰卿輔先朝志切匡救朕在藩已知卿 覽奏具悉忠愛之意宜善頤養以副朕懷將復起之而鏊已沒嘉靖三年三月十一日壽七十五贈太傅諡文恪士大夫惜其用之未竟云

史臣曰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內裕倫常無俯仰之憾外際明良極祿位聲光之顯自爲童子至於耆耋自廟朝下逮閭巷至於偏陬或師其文學或慕其節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所謂壽福康寧攸好德而考終命公殆無媿爾矣無錫邵尚書國賢公嫺徐學士子容皆文

名冠一時其稱公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於弱奇而不涉於怪雄偉俊傑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於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得晉唐筆意天下皆以爲知言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塵談錄云王守溪閣老在翰林院有名文章亦明暢嚴整嘗作擬䇿言其論修史一條切中今時之弊略曰班固死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

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移不及與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於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見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勳業汨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爲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成都府新都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院檢討弘治二年歷修撰四年陞侍讀九年

進左春坊左中允弘治十二年丁憂十五年補原職十六年陞
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八年命同太常寺卿兼
學士張元禎爲會試考試官取董玘等三百人其榜得人比諸
科最盛尋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正德元年進本府
詹事仍兼學士二年三月陞南京吏部左侍郎初　武宗御經
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同學士
劉忠直講旣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書外許多
說話瑾與廷和等皆舊東宮官奏曰此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陞
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注之雖若遠之實陞之也
忠謂廷和曰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爲如此不可再見之

人知必以我輩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答以錦將辭瑾瑾曰劉先生不足我耶後瑾遂喜廷和而疎忠五月陞南京戶部尚書十月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年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二月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七年十月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九年正月廷和上疏請早視朝御經筵罷邊兵西僧市肆等項奉旨早朝深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只照前旨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二月寧王宸濠奏乞復護衛屯田兵部尚書陸完秉內閣部院大臣皆在東閣讀卷先於十四日覆寧王復護衛疏次日中官盧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言只請

湯師傅到閣諸公不必勤勞廷和趨出票旨云既王㕘缺人使用護衛屯田都准與王管業十年二月廷和等疏請重視朝儀官禁　上答以知之三月以憂去十二年十一月起原官仍內閣辦事大學士梁儲遂居已上十二月　上將巡邊廷和言北虜不時出沒正統末年之事可爲明鑒請　回鑾不報十三年六月　上復議北征廷和諫　萬乘不宜輕出不聽會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令內閣草　勅廷和等諫不聽十五年廷和同大學士毛紀上疏謂大祀之禮在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即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甚爲非宜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

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之制亦已踰期自去秋　聖駕南行至今
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出施行伏望　亟
賜頒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各衙門題奏文書早賜發出毋致
事務久稽至生他虞請回鑾不報十六年三月　武宗不豫廷
和等奏請　太后懿旨誅江彬籍其家定策迎　世廟嗣位會
世廟至京城御行殿廷和請由東安門居　文華殿上箋勸進擇
日　登極　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中　登極初儀
制郎中具儀注途啓　上知此係楊廷和謂袁宗皐曰遺詔以
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會命議　興獻王主祀
稱號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廷和檢文獻通考漢定陶王宋濮王

事授之曰是足爲據異論者卽奸邪當斬七月進士張璁疏論繼統繼嗣不同力詆朝議 上令送至內閣廷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須之 召廷和等人 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 手勑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恩無由得報令尊父爲 興獻皇帝母爲 興獻皇后祖母康壽太皇后廷和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葢不惟降其服而又異其名也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勑旣 御批加 興獻帝后皇字廷和等復上言恐紊一代綱常揹萬世公論致封還 御批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者願罷歸 上曰卿等所

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逃錄皇號廷和等
倡九卿翰林科道逆章劾張璁邪說願罷斥之不報嘉靖元年
壬午春以翊戴功加伯爵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使辭免仍加
錄廕五月有 旨免日講午奏廷和上言人君一心關係最重
養之以善則智若聲色貨利一動於中則妨政害事其患不可
勝言伏望 皇上宮中無事不廢讀書以涵養此心其大學尚
書容臣等接續前所講讀者照進起止有疑召臣等詢問暇則
時臨古人法帖一切聲色貨利不使少接於前 上嘉其言二
年二月以少師十二年考滿奉 手勑楊廷和輔翊朕躬勤勞
懋著特加太傅兼官仍舊遣寫 勑獎諭賜宴禮部時上於欽

妄殿修設齋醮廷和等上疏言臣嘗極言異端左道亟宜痛絕
及條慎始修德十二事具書殿廡今無故修設齋醮日費不貲
此皆先年亂政之徒芟鋤未盡妄引番漢僧道試嘗　上心夫
佛家三寶道家三清同一虛罔昔梁武帝宋徽宗敬信尊奉無
所不至一餓死臺城一囚繫虜庭近日劉瑾錢寧崇信佛教建
造寺宇極其華美皆殺身亡家求福未得反以速禍其無益有
損明矣然行香拜籙之勞孰若移之以御講筵設醮修齋之費
何不移之以周窮困乞留神斥遠左右奸人僧道罷停齋醮清
查冒濫恩賞　上納之又以直隸江北水災異常疏請集議賑
救併蠲一應歲派錢糧會內織染局奏乞依成化弘治年間例

差本局官二員請勅往蘇杭五府提督織造廷和等上疏言今
年直浙水旱與常稅糧尚真蠲免若更差官織造工役何能措
辦非惟逼勒逃亡抑恐激成他變況歷過淮揚邳徐諸府縣見
今高低一望皆水房屋田土槩被渰沒所在白骨成堆幼男稚
女稱斤而賣十餘歲者只可得錢數十母子痛哭投水而死官
司議賑而錢糧無措自今抵麥熟時尚數月饑民豈能垂首枵
腹坐以待斃必起為盜近傳鳳陽饑民哨聚刼掠莫敢誰何將
來事勢尚不可料所有勅書決不敢撰　上以織造累朝事例
令無再擬執拗時九卿六科十三道皆極陳其不可廷和等復
上疏曰臣等備員大臣不意　聖明一旦有此固當引避以明

不可則止之義但展轉思惟不無庶幾改之之望臣等惓惓非敢瀆擾誠恐窮民不堪羣起爲盜以擾天下亦非固執違拗所執者祖宗之法望 陛下遵而行之以保宗社勿與公議相違取譏後世況考洪武永樂至天順並無有此惟成化弘治間行之 憲宗 孝宗美政非一獨此非美者 陛下他不之法獨取此不美之政以爲事例乎且特旨雖出御批不知撰寫進呈果出左右何人之手 祖宗朝批答俱由內閣擬進惟正德年間權奸亂政始擅自改擬營求 御批以濟其私 陛下何忍墮其奸計復敗壞祖宗之法度 祖宗天下至正德幾傾覆賴陛下再造軍民始獲甦醒今日豈堪更自敗壞報曰卿等所言具

見忠愛恤民至意但業已差官第寫勅令安靜無擾三年二月
以議大禮忤　旨力求去令致仕尋削籍爲民
國琛集云楊廷和新都人久入閣漫無所建白人易之　武皇
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有狂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泣
下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　武皇崩於豹房安危俄頃禁從兵
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永謀啓　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
軍士各就賞所彬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　世廟禮下
詔紀元釐正國條裁革傳奉乞陞及濫役月省食糧十六萬餘
鄭淡泉曰　康陵時劉公鞠躬盡瘁以匡其始楊公撥亂反正
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爲大臣或曰公之議大禮也可以

許其忠而未敢以許其妙若處康陵之朝非但人不知其妙而亦不能信其忠是以當時知公者僅僅有李文正梁文康費文憲數人耳文正必得公而後敢一去梁費二公亦必得公而後敢即去則公所係何如哉 增

劉宇字志大河南開封府鈞州人成化壬辰進士十一年授上海知縣有智術善炫風迹獵聲稱大宰尹旻擢監察御史弘治元年陞瑞州府知府居官無善狀歷遷廣東副使山東按察使俱匿情市交而人不知其險詐十三年大學士劉健薦之進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地方十四年陞右副都御史仍舊任十八年宣大缺總督吏部尚書馬文升以同鄉薦總督宣大軍務兵

部尚書劉大夏素薄之因　孝宗召見言守在大同私養官馬餽送權貴　上寄遣錦衣衛百戶邵琪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禮監掌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解之得免寃後又召劉大夏因言天下何時太平大夏對曰求治不宜太急但凡用人行政有疑者召閣下并執政大臣面議停當行去自然順理便是太平　上曰大學士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以朕觀之此小人也豈可用哉以是言內閣亦未可盡託及馬文升屢欲引進之竟不可得正德二年逆瑾勢傾中外宇附大學士焦芳結瑾人爲左都御史掌院事尋轉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又托保國公家人朱瀛者交通逆瑾日與兵部説關節四司官不附守者

言於璡必傳　旨令外補故四司官公然旅附矣時兵部郎中楊廷儀能文又大學士楊廷和弟宇利其文學又圖結廷和凡章奏皆令廷儀草之廷儀主議武舉改文場考試策論用翰林官爲主考宇欲因議以自顯遂令廷儀具草欲依倣唐之增置宋之詳定事參酌會殿二試事例少加損益每遇文舉會試之年亦將武舉預期行移南北二京并十三省令其轉行軍民大小衙門出給告示曉諭各色人等如有究極韜略精通武藝身家無礙堪應武舉者或隱於山林或育於學校或羈於戍卒或系於仕籍各赴所在官司投報籍貫脚色查審明白屬軍衛者禮送該管都司屬有司者禮送本布政司俱送巡撫都御史并

巡按御史其南北二京亦令軍衛有司送南北直隸巡按御史帶管考試所考人材如果謀略弓馬可取就令各該衙門禮送兵部會萃數目請於次年夏四月開科兵部堂上官并提督京營總兵官總領大綱兵部司屬官分理衆務初九日初場較其騎射人發九矢中三矢以上者爲合式十二日二場較其步射亦發九矢中一矢以上者爲合式俱於京營將臺前較閱十五日三場試策二道論一道於文場席舍內試之照依文舉梓其姓名錄弓馬策論之優者裝演成帙題曰武舉錄進　睿覽

上准行之至今以爲例戊辰會試宇子仁與焦芳子黃中各囑考官取中式廷試又欲規一甲會翰林衆官取定呂柟景暘戴大

賓不肯易遂列黃中二甲第一仁第四欲選翰林儞逆瑾矯詔
自仁三名以上俱爲編修又陰鷙害人除異己者先御史王時
中巡按大同宇爲贓吏所宥不從憾之承瑾言矯詔逮之令荷
重枷露立法司之前三日數踣且殆閣臣力救乃釋遣戍鐵嶺
衛及欽改吏部値吏部尚書許進公直不附瑾而實不與抗朱
瀛謀逐進以宇代之因進薦雍太爲南京戶部尚書乘間言於
瑾曰許尚書佯爲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太平日剛暴爲山西
按察使辱打知府爲都御史巡撫宣府辱打參將　朝廷屢貶
不用今欺公舉用却又揚於外曰公因太同鄉用之非吏部本
意瑾大怒立召郎中張綵入內詰問雍太貶謫來歷如何不備

入奏內綵曰奏稿備載許尚書塗之瑾索原稿視之果然於是以進爲詐直票旨屢以欺罔斥之進懼遂乞歸隨矯 旨改宇吏部尚書宇在部以張綵爲腹心一切中外大小官員陞擢除拜之政令惟逆瑾是從賄賂公行蕩無法守又力除異已者士論共忿恨之四年焦芳老病致仕瑾取宇入閣驟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凡變亂成憲毒害忠良沮塞言路皆宇附之逾五月以公論不容致仕及逆瑾伏誅臺諫交劾以廷和有舊恩極力護之得保全而黨瑾之罪論者謂不減於焦芳云

曹元字以貞直隸和州含山縣人大寧前衛軍籍成化乙未進

士爲人卑瑣柔佞突梯滑稽素無善狀初授戶部主事歷工部員外郎郎中罷黜不飾素結閹豎又與逆瑾親舊自逆瑾侍武宗於青宮極力維持於弘治末年驟陞浙江右參政河南右布政使山東左布政使俱苟祿媚世及逆瑾司柄進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正德二年改撫陝西遂召入兵部爲右侍郎轉左三年尚書劉宇改吏部復陞元兵部尚書兼督團營尋加太子少保時紀綱紊亂賄賂公行文事則委劉宇武事則委元凡大小文武官員陞遷除拜皆以賄求及抵任各官浚削民膏以償債負至總兵將領又毒刻軍士慘不可言而國家大權敗壞極矣未幾劉宇與元俱入閣元兼文淵閣大學士卒之寧夏舉亂山

東河南四川江西等處盜賊蝟起雖瑾爲首惡於五年伏誅而
劉宇與元猶倖脫天罰僅黜爲民君子猶有餘憾云
劉忠字司直河南開封府陳留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
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抗貴人
亦力抑之在翰林歷侍講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十八年進翰
林學士掌院事正德二年爲講官每附經義規　上闕失及諷
時政不得在内傳　旨陞南京禮部侍郎已中貴人知其高節
進本部尚書本年改南京吏部尚書南部大率閒佚居官者自
名吏隱忠毅然持風裁越閣胥人輩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
上部往往冒官去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意核代凡

輩能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廉察滿秩爲署考必當實御史
其恃勢驕横人皆俾屈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昵者也
乃署考曰守已乖於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惴
惴焉縮其縱恣少師焦芳亟薦其賢瑾傳 旨徵改吏部尚書
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一見不相合瑾誅始被推入內閣尋加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政權在閹永
大臣改事瑾者事永忠臨政持重申法同事者忌而擠之永令
其黨廖鵬來謁遇以僕禮又却其餽忠畏譏內外怨在位不滿
三月乞致仕同事者恐其得美名尼之乃託祭掃請假始得歸
杜門不交世事 世廟入正大統兩遣行人問洛陽劉公健存

問上疏陳　謝願緝聖學守　祖訓進忠直抑邪詔開言路選
將帥惜賞賚罷土木其於馭朽履氷脊然剴切又請時御　文
華召輔臣及九卿長貳及巡撫藩臬來朝者各疏卓異直寫知
見無墮毀譽萃諸御屏而時披之其用世未盡之蘊豈悻悻長
往不復預人間事邪卒贈太保謚文肅
祭酒劉守益云近習導　武廟初搖成憲公嘆曰吾講讀舊臣
也疏戒逸遊崇聖德力攻近習及乞休慰甚渥復嘆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吾不忍強顏以負初心以干清議
太常卿魏校云公留意人才嚴於考蹟臧否俱精當人不敢干
以私風裁肅然爲南都之重可謂名卿矣

閑錄云公言薛文清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
知克己最難蓋麄暴之氣不惟損德召尤其損身尤甚于平生
被此字害最多因書公言爲師訓
燕對錄云正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講畢復 召至暖閣叩頭畢
上取會試錄一本付司禮監太監張永授臣東陽等內有白紙票
粘於錄上者三處指摘所刻文章錯誤處 上曰今欲別有施
行但念衙門體面恐不好看但與先生輩知之耳臣東陽捧錄
叩頭出至暖閣門外留寘案上少頃永令內臣送至閣是年大
學士劉忠累疏辭疾未允強起主考試事出院後即省墓已復
請是日 陛辭聞此事而去抵家復上疏乞休致蓋已有先入

之說矣

侍郎崔銑云銑初入翰林謁少傅于高坡私第公慨然曰古端人匹士雖窮流離困絕不敢非義取財况居祿食者乎許襄毅公論當世人物獨推章公懋雍公太襄毅語銑曰子初任慎事大夫翰林惟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夫

梁儲字叔厚廣東廣州府順德縣人自幼穎異不凡篤於孝友弱冠博學能文成化戊戌會試禮部第一　廷試二甲居首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編修二十二年尋兼司經局校書侍　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多所啓沃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內艱暨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　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

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侍　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輕裝冒險兼程以進至則宣布德威竣事亟反安南刹盡南海故多琛貝犀珠之魄公一無所受安南國人相顧動色曰中朝多廉士一至此邪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院學士辛酉再主試順天壬戌奉　詔教庶吉士造就之功居多與修　大明會典書成進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遷吏部右侍郎奉　命充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　詔纂修孝廟實錄及會典俱爲副總裁遂轉左侍郎明年遷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　誥勑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已者輒以計去之乃指摘會典紕繆貶爲吏部

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猶憾公不置招撫媒孽欲
中公以危禍而難其辭俄有　旨調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
保實厄其進也公處之裕如五年瑾敗　召復官兼文淵閣學
士擢居內閣參預密勿旣至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
太保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廕一子錦衣世襲
千戶公辭改尚寶司丞又辭改中書舍人又固辭弗允甲戌再
主會試凡六司文衡藻鑑精審防範詳密所取士號稱得人六
年考滿加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石齋楊公首
秉　朝政以父喪去位公言於　武宗勑遣行人慰諭　命有
司即其家督促上道楊公至公遜出其下士論多之奉　詔

安 孝貞皇太后梓宮於茂陵公損益會通一裁之於禮 武
宗之將幸宣大也楊公暨敬所蔣公皆在告中外洶洶莫敢先
發公與東萊毛公極諫於左順門內繼之以泣既而毛公亦在
告公獨 廷爭累日不得 命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牧地錢
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請 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
執奏謂 太祖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 上曰朕念親
親與之勿爲閒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如
皆引疾如國事何是時 上震怒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 命
上制草曰昔 太祖皇帝著令藩封不當益以土地土地既廣
將多畜士馬奸人誘爲不軌不利 宗社今王請求懇篤朕念

親親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侯度毋牧聚奸人毋多養士馬毋聽強人誘爲不軌危我社稷是時雖欲念保親親不可得已王其愼之毋忽　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報罷詔儲一草制間有回天之力會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令內閣草勑大學士楊廷和同儲力諫不聽屢使促勑廷和稱疾不出至是　上御左順門面促儲儲奏曰勑不敢草上曰何乃逆命對曰凡事可將順獨此勑不敢草　上曰何不敢對曰　陛下爲君乃自卑而列於臣臣草勑是以臣名君故不敢　上大怒手劍立曰不草勑齒此劍儲免冠解帶伏地流涕曰臣逆命有罪願就死若草勑則以臣名君臣死不敢奉命良

久 上釋之時禮部尚書李遜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受寧王宸濠賂謀入寧王世子司香太廟江彬亦欲立所厚遂滯各陰有所主梁儲厲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鑕矣邪謀豈可聽徇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己卯考一品九年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勳左柱國兼給 誥命褒諭 賜宴禮部會江西兵變 大駕南征公與蔣公扈從至南都凡七請回 鑾不報時且郊公與蔣公謀曰旣郊則返無日矣遂疏言兩都 郊祀 祖宗配位不同典章位置不可紊且 天子主鬯廢北而南 神必不歆乃不果郊遂定議北歸公復跽請於 行宮西階中使傳諭者再四公弗起

得報乃起時師行所過繹騷有司供役勞費公悉散遣之民得少息弗及於亂中道旣自劾罷抵京師再疏弗允公乃疏言老病宜免且妻喪未葬先隴未修辭旨懇切竟優詔勉留而遣使爲治葬修墓且 賜之祭未幾與羣公受遺命定策 世廟自興邸入正大統奉迎勸進公與有力焉旣而外議謂儲黨逆濠復護衛不知主之由楊廷和非儲也儲默然不辨攻詆者縷縷儲亦不較圖申前請 上可其奏 賜勅馳傳遣行人送歸仍命有司月給廩食歲致輿隸仍官其子鈞甫爲中書舍人蓋異數云公歸日以詩酒自娛與弟希議君億徜徉山水間所居蕭然如韋布士田宅一無所益嘉靖乙酉秋 上念定策功 詔陞

子世襲錦衣衛指揮公疏辭　上重違公懇誠報可而遷鈞甫
爲尚寶司丞公疏陳謝且謂將有言以裨　聖政　温旨慰勞
勉其盡言且　諭内閣撰　勅召用公歲丁亥三月公卒享年
七十有七　上聞嗟悼爲輟　朝贈太師謚文康公沉重朴雅
悃愊無華接人和易無所乖忤雖賤士亦必下之以禮有善則
爲之延譽有過輒掩匿之博交汎愛而臧否自別尤善調卹無
問賢不肖皆稱爲長者立　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若不
出口且不爲矯亢故羣邪用事從容其間若履坦途雖位極人
臣而賓客過從輒治具款飲無不歡而罷至其用人圖政要自
有不可奪者爲文章沖澹平雅不事剞劂而自合程度所著有

鬱洲集藏於家

費宏字子充江西廣信府鉛山縣人生而秀異年數歲書過目輒成誦不忘稍長即負文名與季叔雪峰瑞相下上祖喜曰亢吾宗者必二子也癸卯甫冠遂與雪峰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保相丘文莊公爲祭酒少宗伯補菴費公爲司業皆重之宏益肆力於學居常茹澹服素節縮經費爲購書資益自六籍歷代史諸子莫不旁通而鉤擿其芳雋爲一家言用是月季試每據首列丁未舉進士爲　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宏上春官也祖復菴公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之書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訊之曰伯

父何以逆知宏之兆第而必令入北監耶復菴笑曰此術遠到
之兆也蓋吾嘗夢汝入監領班纖纖乃保相彭文憲公故物也
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至是果然人咸異之是歲
八月　憲廟上賓預修實錄丘文莊公少宰楊文懿公爲副總
裁甚推重之加委任焉庚戌同考禮部試少師徐文靖公宗伯
汪公爲主考程文多屬稿焉而得人尤盛辛亥以疾請告時史
事將就緒敘勞當遷總裁之勸公者或止之曰盍需諸宏曰君
豈以身狥祿耶遂决南歸壬子史成有白金文綺之　賜乙卯
疾愈復任丙辰　廷試充執事官是年　皇太子出學首官
詔簡肅文正人以禪勸講首改左春坊左贊善己未春闈同考守

制南歸明年癸亥服闋將起復會有　旨召修通鑑纂要
給驛北上乙丑九載考績陞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五月　武
廟嗣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丙寅與修　孝廟實錄
且爲　經筵日講官丁卯擢禮部右侍郎己巳進左侍郎又以
特旨得贈祖父如其官時逆瑾竊柄凌轢公卿莫敢吐氣宏獨骯
髒不爲意會瑾敗得無他瑾旣誅所變更者悉心釐正以遵成
法惟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試解額稍增於舊瑾意也議者欲
即裁損如舊宏謂求賢　國家盛典且開科迫期請今科姑聽
候後復舊　上可之時服其公且恕云九月以逆藩寘鐇平錄
諸公卿贊畫功受白金文綺之　賜爲特厚十月陞禮部尚書

力辭不允故事九卿之長皆得侍經筵　上以春宮舊臣自禮部皆兼日講官如初尋復　賜玉帶皆異數也十二月恭上
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慈壽皇太后徽號賜白金文綺又以覃恩得加贈祖父如其官辛未正月　賜麒麟衣一襲二月會試天下士知貢舉試院諸需舊皆取之順天府宛大二縣裁數百金而民不堪用且不給乃議以各省鄉試用度皆有羨餘請俱令解部轉貯順天府庫而取用之遂加舊額三之二諸用以足鑄印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者不下數千人請託者半之當事者每難於處分宏於食糧二名之外又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補度可逾十數

年由是杜考及請託者皆絕迹二事俱著爲令吏部以大臣卒贈官屬驗封司而於廕子及祭葬事皆欲併司之奏累上執不可竟如舊例會府鄒平王當襲爵爲庶兄奪且數年矣既而來奏辯乃據倫序謂宜改正事下廷臣議皆如宏言　上從之十二月内閣員缺以廷薦奉　旨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與先輩文正李公石齋楊公厚齋梁公同惟寅協恭同心實一時之盛焉四川江西河南山東群盗延蔓流毒生靈廟堂爲之旰食命將出師指授方略内閣諸公之功居多壬申冬群盗寢平上論功各賜厚賚又廕子一人爲錦衣千戸宏等三疏辭　特改授六品文階又三疏辭乃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甲戌正

月　賜蟒衣一襲二月進戸部尚書兼秩如故先是江西盜甫戢而復叛遣總兵李鋐率邊兵往討之未幾鋐以疽死本兵議遣劉暉往代鋐鋐暉皆良將先嘗平河北諸盜者也與暉同薦者某則以萬金賂錢寧求行寧陰諷中使屬票擬宏執不可竟用暉寧因啣之既而寧當得　誥贈三代欲假此交歡乃具百金飲器二遣所親賫夜入餽宏拒之既又餽焉又拒之如初寧益慚恚無何宸濠來請護衛賂寧巨萬金冀為内援且遍結納諸當路獨憚宏不敢近越數日疏下　内閣内侍問所以處之者宏因極言濠跋扈不臣將借護衛以爲羽翼耳不與之便明日下兵部看詳又明日本兵陸完遇於　闕下問所以覆奏者

宏曰某護衛曾兩華之矣今可復與乎完曰第恐不能不與也宏𧹞然而入曰公自任之旣而竟與之時濠使在京知宏沮濠而錢寧又恨發其奸思有以撼之乃遣偵卒日夕伺門冀有所得而甘心焉經月竟無可指摘會同列有嫉宏而思竊其位者乃陰助寧一日忽傳　旨詰責宏引咎自歸力請休退遂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寀亦罷職五月南歸舟至清源濠黨又陰遣人於舟中縱火行李皆爲煨燼寧當使人尾舟窺之至是見舟焚而無餘貲遂以是復寧寧乃已比抵家杜門謝客足跡不履城府惟築樓一區額曰至樂日課諸子讀書其中焉鄉縣去會城不下六七程濠雖憾之然以人望思得見宏乃使所

親來諷宏屹不爲動濠憾愈深丙子會羣從有與鄉人爲仇者
赴愬會城濠知之招仇家入助以貲令招撫猾胥事入奏且加
厚誣欲以聳動　上意或重得罪以快其意奏入秪如例下都
察院時大司馬彭公澤方掌院事洞燭其奸阮駮罷且欲加罪
焉濠知計不行丁丑春乃嗾羣兇嘯聚奸細以洩忿於室廬積
聚焚掠殆盡又侵毀其先墓慘不可言宏恐與羣從避處縣城
濠復嗾羣兇攻城掠其兄若弟各一人以往兄竟死自是羣兇
知法不容逭而勢且不可解遂用[illegible]時賄禮部尚書孫忠烈
公方巡撫江西乃疏上請兵[illegible]下兵部看詳得如請戊寅春
孫公乃令藩臬閫帥率兵臨之[illegible]渠首二人并其黨數十人宏

乃有寧宇然濠勢日益熾吏於茲土者皆畏濠莫敢造門矣己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孫公及副使許公逵遂擅兵反隨遣數十騎趨信圖宏過進賢爲令劉源清所斬而濠方一意北向無暇東顧遂無他或勸宏避之者弗爲動且謀與弟宋起義兵勤王會陽明王公方以羽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鉛令杜民表等率兵往皆爲之贊畫方略且遣人間道致書王公議兵事濠平王公欲以功聞宏力辭焉侍御謝君源伍君希儒方隨陽明紀功乃竟奏曰大學士費宏納修策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既成也間道獻策又急勤王之義既孫巡按漁石唐公給事中祁續齊之鸞易瓚御史章綸舜欽曾

遵薦其事下吏部題覆時　武廟南巡未及處分逾年　世廟
入繼大統甫旬月卽降　勅起宏而冢亦召用時辛巳四月也
及具疏辭　溫旨褒答有卿輔導　先帝累效忠謀遭讒去官
輿論推重新政之初特茲召用等語尋復遣行人趙璵再捧
勅敦速行乃促裝以十月末旬抵京　上慰勞再三賜以酒饌
勅加少保照舊入閣供事越月　賜蟒衣一襲玉帶一束又以贊
畫平逆濠功加厚賚前所得　誥命之燬於火者皆　賜重給
且有　溫旨褒答焉時　上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圖治而宏
益切篤棐壬午春　上視太學謁見先師孔子侍行　親耕籍
田在九推之列三月以恭上　兩宮徽號　恩得贈及三代又

以 登極翊戴功加內閣諸公皆伯爵廕一子為錦衣衛指揮使累疏具辭得 旨改為正千戶又辭又得 旨改廕從七品文職一人然宏以罔貪天功終謝不敢受五月以知 經筵事又 賜玉帶襲衣癸未四月一品滿三載又荷寶鏹羊酒之賜是歲淮揚大水山東河南旱且蝗條上救荒數十事 上嘉納俾所司施行戶部以各省逋賦甚多自正德元年以後逋者皆如數徵之乃上言歲遠人亡自難卒辦擬自正德十年始上嘉納之太僕馬匹頗當其寄養於畿郡列縣者大為民累而又不足以供武備諸道之馬歲賦者如故乃因兵部之請擬自今歲解馬及價各十之五自是馬不缺而積有餘漕運輕齎銀餘者

舊皆貯京通二倉乃議以外衛軍士終歲勤動竭力以供京儲
今脚價有餘自宜分給諸卒以蘇其困　上皆從之其經國遠
猷類如此甲申五月進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大禮未定
上心未安諸公相繼去位宏以受　國厚恩未忍遽去諸凡委曲
調護　上心漸安縉紳倚之無恐而大禮亦徐以定七月　獻
皇帝神主至自安陸奉　命同惠安伯張偉駙馬都尉鄔景和
往迎於定興八月大同卒叛殺參將賈鑑巡撫都御史張文錦
勢頗洶洶議者欲遣將出師大眾以討之宏曰變出於激不叛
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抗命損威傷重
實多矣莫若徐圖之議先遣兵部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

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遂以其事責之有成筭矣顧在廷之議紛紛不一

上乃遣戶部侍郎胡瓚提督率京邊官軍數千騎宣府傳諭天祐勇令取首惡一時擒獲略盡而瓚欲稍振軍威又飛檄欲有事大同鎮城城中卒甚恐又協衆圍勇將殺之勇之童僕死者數十人賴故將遮勇至其家勇獲免衆因願命某爲帥衆議不可宏曰莫若姑聽之而因責其擒賊及 命下其果感奮擒脅勇者幾百人誅之鎮城以安乙酉郊祀賜大紅蟒衣一襲世廟規制規畫爲多 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餘秩如故

賜白金八十兩文綺六表裏羅衣一襲鞍馬二匹副 賜宴禮部

時弟寀從子懋中皆編修預史事寀進左贊善懋中進修撰
賜衣及宴如之金帛有差蓋一家一時之盛云翰林檢討席春劉
夔纂修實錄加恩以係改除陞僉事春兄書因是屬宏上疏言
歷稽累朝實錄陞官未有調外任者 上特陞春修撰陞夔編
修已而張璁桂萼求去語亦侵宏宏辨前陞春副使 御筆改
爲僉事實出宸斷因乞休 上優詔慰留之時 上念歲災欲
暫止仁壽宮工役宏等言昭聖久處仁智殿意或未安須以漸
修且方有旨難再更改上曰災傷朕欲暫停以恤元命仁智亦
宏敞但奉孝不可遲之一日仍即修復上以四方災變異常命
撰 旨令上下同加修省宏上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感人以行

不以言　皇上欲盡修省之實則必留心於政事加意於窮民
而後可今用度不能節省則民財竭於科徵工役不能停減則
民力勞於奔走近京地土半爲莊田而民間養馬當差之費無
從辦納入庫錢糧賠納過多而遠方之管領無所控愬太倉無
三年之積而冗食者收充未已京營無十萬之兵而做工者借
撥不休忠直之臣以觸忤得罪而未蒙寬宥臺諫之臣以敢言
爲職而每加詰責有罪當刑屢經審錄而不加處決無冤可辯
或以優旨而仍令看詳皆足以下致民怨上干天和臣等深憂
極慮而不能已於言者又　皇上前憫民窮欲暫停仁壽宮工
臣等不能將順今因災暫停未爲不可疏入　上曰覽卿等奏

具見忠誠輔導至意朕嗣位以來災異屢見雖因事省諭而未臻實效故命卿等撰旨省察此非下民之咎其失在朕所奏工役未造者暫止見造者亟完匠役人等係舊額除奉旨外毋得煩擾其營軍乃備警振武重事令兵部議處言官以盡職爲實輕率煩擾之輩亦宜治戒刑囚有重罪反生窮民有寃抑致死令法司從公審處其餘事宜所司看議以聞他有利弊宜興革者卿等一一陳之朕當斟酌施行是冬少雪　上躬禱焉方在告手札　命作告文且促出視事既而大雪連日人皆謂　上誠敬格天而調燮之功亦不可誣也丙戌二月六年考滿有羊酒寶鏹之賜　上以御製詠春詩及四景律詩　命宏等恭和

聖心甚悅賜純白玉帶一束大紅蟒衣一襲白金五十兩自是日
有　聖製皆命和之三月以子懋賢廷試請迴避讀卷　上不
許四月詹事桂萼張璁奏宏實受陳九川所盜貢玉及納鄧璋
彭夔之賄并居鄉不法事宏疏辨九川之玉已奉旨處分可以
勿論鄧璋總制由九卿會推彭夔廉平故公議擬留先坐以逆
濠恚發　上以事已明白令勿辨六月十一大雨　上御平臺
召對命自左順門度文樓歷中左門入賜宏御製七言詩有睠
茲忠良副倚賴未讓前賢專令名之句士林榮之　獻皇實錄
成加正一品俸兼華蓋殿大學士賜白金文綺襲衣鞍馬是月
又賜御製律詩一章以酬史勞時　上以法祖安民奉天行道

福善禍淫字示輔臣宏等疏言　皇上拳拳治道雖翰墨無不
留心眞可比隆唐虞三代時上政暇頗事詩詞間與宏討論桂
蕚謂詩詞小技勞聖躬且使宏窺意指竊恩遇以壓朝士假是
結納以救過　上曰朕學詩不妨政務且宏居輔導有疑亦必
諮問十月　御製敬一箴及註心箴視聽言動箴賜宏等宏言
此帝王傳心之要乞立亭刊行天下學校　上如議　賜獻皇
御書四幅有投匿名帖者鴻臚寺以聞　上以宏言令燬之命
都察院嚴禁桂蕚張璁屢疏極力劾宏至五上　上不聽諭朕
自有公處無再瀆奏丁亥二月疾再作辭益力　上允之令馳
驛以還時子懋賢已登進士被選入翰林爲庶吉士因疏乞歸

侍養疾 上并允之且令痊日照舊作養恩至渥也既而楙賢家居數年則又促之行居常焚香祝天以早生 皇嗣爲願癸巳八月 皇嗣生聞之喜躍不自勝馳疏入 賀荷 温旨褒荅鄉嘗大旱里人禱而無驗乃虔誠具禱輒得雨如澍人皆異之乙未四月忽有 旨起用且遣行人王獻芝捧 勑促行時方溽暑或謂行宜稍俟凉爽或謂宜先具辭宏曰吾名位已極年且衰邁豈志於進取者哉顧惟 聖恩隆重豈可徐徐况君命召不俟駕乃聖人之訓而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實古大臣事也吾豈務遜讓之虛名而忘事君之大義哉遂於六月朔日冒暑以行至中途具疏謝 恩温旨褒荅有仰可兼程早來以副

朕眷朕佇俟卿見等語七月十二日至京未及　陛見寓東朝
房翼日即荷　御札咨訪政事遣中使勞問賜以上尊珍饌
恩數逾前時弟宋方為南祭酒適北員缺　上欲用宋諭吏部推
舉成命已下矣有相知者謂宏初入朝而宋即北調恐涉於引
用親黨之嫌宏深然之即上辭疏　上亮其誠宋不調既逾時
竟擢南京禮部右侍郎蓋　上之注念未忘也八月二日既
陛見入閣供職午復　召見文華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
臣又白銀五十兩大紅織金麒麟紗衣一襲且　諭之曰別卿
久矣喜再見卿卿猶康健凡百宜盡心輔導以稱厥懷宏稽首
謝自是日承　顧問　御書稠疊且數　命代祀先師孔子

帝社帝稷及時享捧　主廟廷又嘗賜遊西苑遍歷新構諸別殿每至一所必　駐輦顧問　天顏和粹温旨綢繆拳拳於太臣之進退朝政之得失皆天下大計也抵暮始出且有酒飯之賜一時恩禮益盛至云宏感激知遇矢竭報稱又得少保序菴李公協心匡弼引用耆俊光復化幾一時縉紳喜見元老天下忻忻想望太平第以累月積勞脾疾復作然猶力疾視事不少息十月十九日以陪祀歸一夕奄逝訃聞　上用震悼旋命禮部議䘏典云享年六十有八性孝友少以宦遊未得侍二親為歉撫弟完訓之學孳孳望其成正德癸酉登鄉薦乃躍然曰吾二親亦含笑地下矣生平二同考禮闈一主試應天四充　廷試

讀巻官門生半海内尤精識鑑一經稱許輒如其言雅尚儉約衣食不厭粗料至於施仁舉義則爲之不少靳捐田輸以供諸墓祀其餘以贍族之貧者家居殖農遇歲歉即減租或有逋負即焚券不復問幼出補養公之門見其子若孫貧屢厚恤之嘗至濟寧見有旅櫬在舟覆溺者厚助俾之歸其志在利濟類如此所著有自懃漫錄若干卷藏於家

靳貴字充道直隸鎮江府丹徒縣人少穎悟捷出時廣東憲副丁玉夫號深理學貴從之游又從少傅楊一清游其學益邃以博弘治己酉舉應天鄉試第一庚戌會試第二廷試第一甲第三及第授翰林院編修弘治丙辰 皇太子將出閣講學 詔

選正人以端國本其選侍慎翰林舊學多不預戶部尚書侶鍾以貴名上遂兼司經局校書未數日宮僚環侍　皇太子獨指貴問左右曰非靳先生耶固已目屬之　孝廟幸講所尤加獎異有文綺玳帶之賜庚申又進春坊右中允癸亥會典成進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貴每侍講進數奏雍容儀觀修偉武宗登極以舊學進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充日講是歲范夫人卒京邸給驛歸治葬戊辰服闋還職尋掌翰林院事授庶吉士業進禮部侍郎時逆瑾盜政常因事諷貴容書翰林官殿最以進貴不從卿之時翰林多外遷貴亦左遷爲光祿寺卿已乃復舊庚午改吏部又進兼翰林院學士督誥勑掌詹事府事

仍充日講官辛未主考會試言事者發其私以家僮可勤受賄鬻題貴亦不辨尋命再授庶吉士業又進禮部尚書甲戌進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已又進太子太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貴在內閣人望不歸又屬時多事居常色憂不滿容時上講武禁中視朝稀晚同楊廷和等上言謹視朝之節以示勤政嚴宮闈之禁以備不虞　儲嗣未定海內寒心又同勸　上擇宗藩之近且賢者置之京師以係海內人心俟　皇子誕育仍歸邸皆不報丁丑　上以郊祀畢將遂田南海子貴時臥病即上疏言方今國本未定中外危疑饑饉洊臻四方多儆　鑾輿豈可輕動遂乞告　詔遣御醫視疾中使存問又上疏乞致仕

不許時禮部以會試請考試官　詔以屬貴貴力疾以往於是
言官復醜詆之遂致仕　賜勑給驛以歸有司月給祿米輿皂
且廕子懋仁爲中書舍人貴雖得謝而居常悒悒不解顏人莫
測其所以越二年庚辰疽發背卒壽五十有七在翰林時同考
會試主考順天鄉試者一考會試者再授庶吉士者再造就爲
多西夏賊平　賜賀功牌一壽叉　賜麒麟斗牛服玉帶罪人
家屬蟒衣三襲及歸叉　賜襲衣白金楮幣貴豐爽溫粹可望
而親寡言爲文根極理要病世之學者多趨華故崇雅黜浮力
變士習家居斥去紈綺侈靡之物作師儉堂以示子孫尊親色
養無違居喪致毀而動遵儀禮自初括至祥禫皆有儀注以爲

後式晚以故第遜其族兄作室城南建祠堂於正寢之東置祭田祭器作惇敘堂以合族葦去近世焚楮之弊初卒未葬　武帝南巡過鎮江幸其第親臨其喪撫柩嗟悼者久之　世廟入繼大統贈太傅謚文僖但居鄉爲里人所惡在位屢遭醜詆士多非之

大學士楊一清云正德乙亥奉　命入　內閣實與充道同事時權奸竊柄每動搖國是予輩力不能救同抱深戚明年丙子予得請致仕充道驚憂不能出以書別予曰先生善自愛貫亦行且歸矣及歸憂常不釋已卯逆濠搆亂　駕親御駐蹕南都累數月有識者慮不測充道憂加甚忽疽發背卒

又云充道爲文務根理道見世俗矜奇衒異作庾詞險語者則
斥之曰此文之賊也其典試黜浮崇雅力變士習得人爲多
武宗嘗命一清輯其詩文分類以進蓋軫念舊學意也
雙溪雜記云内閣劉忠去楊廷和欲引門生靳貴代之朝廷以
禮部尚書費宏代貴樾之後譏斥能宏仍以貴代宏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湖廣岳州巴陵縣籍後占籍鎭
江府丹徒幼讀書過目不忘以奇童薦入翰林　憲廟命内閣
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淳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
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登成化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文譽籍甚
從遊門下者皆海内名士二十三年擢山西提學僉事力袪宿

弊學政肅清會丁憂去任服闋補陝西提學進副使自弘治四
年至十一年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有修文辭者有攻舉業
者有志道德者雖所學不一皆以爲美誘而進之曲成不遺每
試八府三邊學多士廣必歲一小試雖僻壤不遺其澁士也愈
久愈嚴士唯見有不測之威夏楚之用若無虚日方試時咸凜
凜守法弗敢左右一顧一交言者及課諸所業所誦又刑以發
蒙略無姑息及巡歷去任士追憶往事凡中才以上可貢可舉
之士未嘗一朴其身又命郡邑製諸禮樂之器俾諸生肄習諸
禮久之絃歌盈於西土又以朱子白鹿洞規及程董學則誨諸
可以語上之士又拔諸髦士於貢院繼於正學書院躬授經傳

使轉相傳受故遐方之士咸於親炙明於知人如一邑品第十人爲優或鄉舉五人率不出七人八人之外凡所取諸處冠英之士恒中式四十或五十餘人方進之士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所言其所造士出而佐理五十餘年用之未盡故當其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縉紳不能撓課試之權爲國朝提學之最久之召爲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篩入寇馬政廢弛乃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遍訪諸朝野之人得其利病然後之任行其所知復請擇材任使旌别淑慝故官勸政舉宿弊以革又處置牧馬茶馬鹽馬實濟邊用十七年清出荒熟牧地凡十二萬八千

四百七十三頃一十二畝有餘本年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
揀用憲臣一員於臨洮府駐劄巡禁茶馬又奏准選取都布按
三司官三員專候委任及塡註鞏昌平凉府同知官不時聽委
十八年又與御史李璣請復金牌舊制後以檢查未出事寢仍
止於輪年招易是年又題准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簍轉運茶
司每一千斤給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僅買馬不過千匹
如前所擬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其事
例至今以爲便甲子虜賊大舉邊軍請京軍會勦大司馬劉大
夏薦爲陝西巡撫兼經理邊務一清即率精兵阻遏上疏具陳
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

宏使自效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瀕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乙丑冬虜數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遠近危疑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議方略衆遮道不可參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曰以身徇國成敗利鈍非所計也竟去賊聞各馬營見原選新兵軍容甚盛賊駭之又聞一清且至乃移侵隆德夜薄城下一清連發火炮響應如數萬人酋長疑我大兵至遂掣衆北走一清發平凉時道無行人關中震恐衆謂與郭子儀單騎見虜相類在陝未逾年百務具舉題准靈州大鹽池增課萬五千引小鹽池增三萬引新舊五萬九千九百三十有七引每引

納銀三錢五分及收臥引銀一錢共銀二萬七百六十餘兩送
固原慶陽收貯買馬支用及於鳳漢二府相兼河東鹽課貨賣
皆可行之永久者正德改元　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
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淸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
入宰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濬牆塹
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四事
曰綏土人曰處額地曰廣招募曰溥賞賚復謂河套者周之朔
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所建統萬城也唐築受降城在河套之
北正統以後寖失其險既舍受降而衛東勝又撤東勝而就延
綏河套爲虜甌脫巢穴其中氷堅入套東寇宣大西寇寧固厥

患無窮乃上六事其一修築定邊營迤東邊其二修復寧遠塞
邊迤西屯堡其三議就花馬池立寧夏後衛及興武衛營所其
四防禦靈州土達改爲守禦千戶其五整飭韋州官軍其六增
修黑山鎭遠關墩臺悉中機宜丁卯歸休丹徒逆瑾柄國逮詔
獄頼太學士李文正公救免庚午慶藩寘鐇叛起爲總制鐇擒
仍晉總制靈州土人苦漢官科虐一淸昔嘗革之㪚去尋作至
是告訐以大亂之後爲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減科徭十之二
禁泛濫接遞以恤人馬閲土漢官兵巡視各邊堡閲舊築邊牆
高厚堅完嘆前志未遂有老去寸心猶未死仗誰經略了餘忠
之句入城督同鎭巡訪求將領之賢否而更置之約法定領以

從人使以邊軍之困由科差繁重而私役買閑爲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逋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歸將領反累軍採取首先舉行於是鎮守總兵遊擊監鎗退草灘湖地三分之二仍行巡撫查馬步軍士實數造冊凡有征調全隊以出差撥循次無得奸脫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地方急務十事請蠲寧夏各路旱傷稅糧以䘏困窮溥恩賚以安反側旌忠節都指揮楊忠李膺百戶張欽廕䘏其男以勵臣節改調管糧參政復設理儲僉事等官極論糧儲缺乏之請發內帑召買以免派買之患瑾敗部覆皆報可又奏取回總兵楊英薦副總兵倪鉞參將保勛遊擊史鏞皆可大用又條陳河西事宜欲調

延綏寧夏陝西兵分道而進驅逐出境修復沿邊墩臺以圖經久莊浪告急選靖虜蘭州健兵一千令指揮陳松統領援之兵至而賊遁自固原至蘭州所在缺乏糧草河西尤甚軍多枵腹生怨乃量發各帑藏令兵備守巡三司官分道招糴酌量城堡大小緩急分派運納以紓目前隨將議處儲蓄數事馳奏劾固原守備趙洪貪婪洮州守備高謙柔懦舉趙濟路美代之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河套一清上疏以漢中流賊調去兵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河西遠賊日肆搶掠又恐河凍大虜入套正當蓄鋒養銳乃舍門庭之寇而尋伏藏之賊所得不償所失遺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劉瑾素憾一清不得已起

用事悔之乃矯詔令專在寧及撫馭賞陰奪總制之權無何瑾
伏誅衆但知瑾之誅爲永所發不知永受筭於一清以遂成之
也逾月召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戶部自逆瑾查盤禍作
守臣不復儲積故邊一空一清行各邊巡撫將見在官銀多方
召糴公私稍備辛未年順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上十一
事曰裕民增軍定賞格宥脅從聯鄉保充賞賚嚴罰禁治退縮
察蒙蔽禁奪功防奔突　上嘉納之復改入吏部黜邪佑正起
廢拔幽凡瑾所排陷連茹以起國是復定江西盜久未平薦副
使吳廷舉宜委用山東盜熾又陳戰守撫馭賞罰機宜下兵部
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充斥近圻兵部尚書王

敵束手無策清議推用大將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著令有能擒斬三名者陞一級內閣李東陽票旨褒美悉從所言行之及舉都御史馬中錫提督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同征所領京營人馬皆不習戰馬張又不知兵主撫而賊益縱大肆刼掠會渠魁屯兵近圻要朝廷宥罪廷議將從之一清執不可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煽亂罪在不赦必易將增兵殄滅乃已　命太監谷大用總督侍郎陸完提督賊至鎮江復貽書於完以拯溺救焚爲念令星馳帶勍兵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駐江南以備截殺彭伉人馬於南都東屯住以保障金陵以防瓜儀又恐奔逼海二州以趨山東令勿撤淮鳳兵寇平加少保七年朝審一清

當拂筆閱其詞辯其人多不直訐原問者不能答孫忠烈公燧時爲刑部郎中具以實對用是出可矜若干人因超陞燧甲戌乾淸宮災上疏其一視朝大遲其二祀郊廟大慢其三創梵宇於西内其四調邊兵於禁地其五謂皇莊皇店及織造等事言多切直是年命入内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上疏自劾曰近日紀綱縱弛風俗頽靡用舍違宜官府異體官爵空虛浮費冗食不能革民力困敝徵求病民不能除賞功太濫刑罰失中讒言可以惑 聖聰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庭雜介胄之夫京師無藩翰之託一切弊政大異往年是宜地震天鳴日食星變旱乾水溢報無虛月靦顏在位將安用之疏入近侍錢寧

御之遂謝政正德己卯秋有宸濠之變一淸以鎭江府爲江南首郡此地備禦有策則三吳無虞脫或無禦要害一失則吳越迎刃而潰矣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請調金山鎭海官兵爲外護設中軍督爲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後　武宗南征特幸其第宴飲賡歌兩晝夜左右有導　上幸浙者一淸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即以最急且切四事上疏謂邊備莫急於開引中鹽邊卒莫先於召募選擇將校莫先於訪求器用要害莫先於分兵控制俱蒙議行及內閣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五年以少師兼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再召入閣首陳五事曰聖學言經筵非不勤但勢分尊嚴臣

下不得盡言而中有忌諱不敢進諫或隨時作輟不免一暴十寒惟日臨便殿時屢召問務曉暢大義援古證今求體認而行因聖政願時召閣臣商確機務諸所建明論列亦親加質問容其盡言曰聽言謂諸進諫之臣每加斥責械繫非從諫弗咈之義乞賜優容以作敢言曰宥過乞勑部臣將議禮諸臣按其謫戍者令生還落職者敘用死者優䘏曰和衷自大禮議與大小臣工各欲求勝務矯抗喜攻訐願諭在位以恭遜毋蹈叔季猜忌之習　上曰覽奏俱見忠愛俱見之施行卿宜盡心匡朕不逮六月疏乞罷差官織造上諭已有旨令安靜行事毋擾地方會求直言疏舉賢才收人心求直言　帝嘉納之尋賜一清詩

有卿展平生猷佐朕張皇綱句復因災異上疏近覩禮部所奏皆陰盛陽衰所致願陛下益嚴敬畏總攬乾綱以防欺蔽延接大臣以資輔導覽諸司之奏章則天下事得以周知辨臣下之忠邪則聽斷不爲所惑戒飭諸司官守修職言責納忠凡政事缺失當修改幾事生民疾苦當救援幾事遺賢未舉忠直未錄讒慝未殄幽滯未雪明白開陳陛下慨然聽受毅然施行 上嘉納諭之曰所言君臣人品天下治道俱切論具見誠悃復條陳修省事宜曰祭告曰寬恤曰聽言曰用人曰革弊 上曰覽奏皆切修省之實 上以張錦奏遷 顯陵之事諭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定其靜已久大事既竣體魄已安

無故舉遷恐有他虞況　獻皇帝大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壤可乎竟不果遷大獄已讞　上怒欲置馬錄死罪一清極言論救錄得戍邊　世廟成　章聖太后欲謁廟一清奏對以爲今制無　母后謁　廟之文累朝亦無謁　廟之事遂止初張孚敬桂萼二臣恣肆著聞　上亦厭之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授二臣行時即私訴於霍韜霍懼有齒頰之勢遂上疏毀一清於朝　上始疑之遂再疏乞歸霍復諷言官論劾乃奪其官衆謂其當辨一清曰吾心無愧得失在彼吾何辨哉後卒於家十二年十月命復其官贈太保謚文襄一清急於進賢而明於知人故若振佻鉞於列校而寘鐇就擒舉王守

仁於庶僚而宸濠受誅錄楊宏於編伍而總兵漕運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捷吞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於無事之時應用於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於社稷亦大矣

制府雜錄云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營習陣者公謂子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謹哨探止修戰備為法故每諭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為能哉

李元陽撰公墓表中云正德初年閹人劉瑾有寵於 上竊弄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宁翕然稱之

瑾惡公不先白巳內批罷公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不巳下之
詔獄首相長沙李　救得釋瑾權日益重鼻息所向無敢違者
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去者中以奇禍相逢
禁中伏不敢仰視國事惟其意指危亂之機巳在旦夕時公家
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
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陜西等處軍務
協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曰
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無能為
也永佯若不知纔入陜界果聞仇鉞巳擒賊永見公料事如神
促膝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　上旁不離　上

一日不見渠不樂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　上傍皆彼手目
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觀討賊不付他人付
公　上意可知矣言已卽就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内
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　上先進寧夏奏　上必就公問
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内變奏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
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顧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公
可頓首請　上卽時召瑾沒其兵器請　上登城驗之若無反
狀殺奴餧狗又頓首哭泣　上必大怒瑾瑾誅公大用盃觴所
爲呂彊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卽行事無緩時刻
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

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巳謀不軌遂頓足即召瑾入侍
瑾不知巳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　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
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纍纍不絕始吐舌竟誅瑾一時公卿
士庶方敢出氣懽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公本
謀與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公始柄用矣增
蔣冕字敬之廣西桂林府全州人成化丁酉鄉試第一丁未舉
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弘治庚申兼司經局校書遷右中允乙
丑預修通鑑纂要轉右諭德兼侍講正德丙寅預修　孝廟實
錄充　經筵講官丁卯進侍講學士庚午主考應天鄉試辛未
陞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是歲擢吏部侍郎甲戌兼學士典　誥

敕掌詹事府事是歲陟禮部尚書仍兼學士丙子兼文淵閣大學士賜玉帶辛丑加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戊寅　武宗北狩命內閣撰威武大將軍敕冕上疏言內閣之職其大者曰代王言凡手敕旨意俱從撰擬今事出非常遠近驚疑虎豹當關言益齟齬　聖駕已出倏已浹旬延頸瞻眸無策可施仰惟　陛下受天明命爲天地神人主內而中國外而四夷孰不尊稱天爲天稱日爲日孰敢擅稱朱壽號爲將軍鼎鑊在前不敢奉　詔己卯　駕南巡至金陵大學士儲同冕扈從十二月　駕旋次揚州以郊期在邇冕力請回　鑾從之辛巳正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時楊廷和

柄國晃與協心奉迎　世廟於藩邸入繼　大統改元頒詔與
天下更始多晃所裁定壬午　賜金織襲衣及玉帶勑加伯爵
晃具辭癸未晃上疏論災異及禮儀甲申　聖諭令晃撰勑差
官織造晃以南直隸災傷重大具題請止至是以久不進稿上
命司禮監促之且謂晃忤慢晃引罪得　旨宥之尋乞休不允
五月再乞致仕內稱臣所論大禮節奉　御批朕於大宗之義
未嘗有闕今又加稱　聖母尊號前項禮儀乞免臣等會議疏
入　上責晃牽大禮災異為由歸咎於　上有負重托遂准致
仕還湘中杜門掃軌不通賓客人稱其清謹得大臣體
毛紀字維之山東萊州府掖縣人父敏舉鄉薦教授杭郡紀幼

侍父於杭篤志力學弱冠舉成化丙午山東鄉試第一丁未舉
進士入翰林讀中秘書弘治二年授檢討同考弘治丙辰會試
已未陞修撰充 經筵講官選侍 東宮講讀賜五品服癸亥
修 大明會典書成陞侍讀 賜給驛歸省再同考乙丑會試
武廟即位進左春坊左諭德兼侍講 賜金帶正德元年丁父艱
四年服闋值逆瑾竊政削其春坊銜本年 孝廟實錄成陞侍
讀學士充日講官尋陞翰林院學士五年擢戶部右侍郎本年
陞禮部左侍郎六年丁母艱十年服闋改吏部左侍郎本年陞
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 賜玉帶時遣使西域
齎番供紀奏言西番佛國遠在數萬里外 祖宗朝雖許入貢

賜法王國師名號特藉以羈縻番衆令不爲邊患而已齋供繁之失　天朝體又以　儲嗣未建疏乞早定大計十一年以學士　司誥敕仍掌府事　賜麒麟服蟒龍衣繫環繫帶等物十二年敕兼東閣大學士入閣供事陞加太子太保文淵閣大學士　賜蟒衣斗牛服錢寧等欵導　上巡幸會逆濠之亂倡親征議　上御文華殿宣內閣九卿科道官於左順門傳旨促令撰　親征詔紀等力言不可免冠伏地泣諸司皆泣　上諭各官退復　降手敕欲出師自稱威武之號紀奏言人君爲天下主不宜自貶下同臣庶　上意稍解十五年三載考滿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　車駕幸宣大駐蹕居庸紀力疏

請還十六年以征濠議所幸紀等奉　勑居守憂勤備至懇請
回鑾章數十上　武皇晏駕紀等密疏請於　昭聖皇太后決
策奉迎　世皇入承大統於時逆彬統京營邊軍及錦衣官校
威焰特盛禍機叵測復密請　懿旨先擒彬黨令邊軍官校各
散歸中外始安　皇上入登大寶開經筵勑同知經筵事纂修
武宗實錄命充總裁累賜蟒衣玉帶銀幣　上念定策功勑封紀
等伯爵疏辭改廕錦衣一職世襲又改廕文職五品上引前代
漢文加封平勃等功及我　成祖封尚書茹瑺故事俾勉承恩
命天語懇至皆力辭免嘉靖三年六載考滿改兼吏部尚書謹
身殿大學士　上召紀等至平臺議廟號稱謂衆久不決紀以

入疾面陳乞退　上知其志決疏入乃允致仕　命有司給月米
夫役　陛辭賜白金綵幣寶鈔紀歸臺諫累疏奏請起用山東
撫按官奏紀年登八十　詔賜羊酒存問仍加給夫米等數甲
辰太僕卿渠以紀年高乞假歸省　上特許之居無何而紀訃
至年八十有三紀器宇凝重燕居無褻容素不言人過不妄交
際士夫至萊者必造其廬第以刺答之而已平居手不釋卷老
而愈篤作文渾厚典實一根於理所著有鰲峰類稿客勿稿辭
榮錄聯句私抄歸田雜識藏於家卒贈太保謚文簡
袁宗皋字仲德湖廣荊州府石首縣人弘治庚戌進士任興府
左長史正德十六年四月　世廟龍飛皐扈從至良鄉　上覽

禮部具儀知孫楊廷和令儀制郎中余才所擬謂宗皐曰遺詔
以吾嗣皇帝位非爲皇子此所具儀何謂也五月論扈從功進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九月卒於官贈太子少保謚榮襄
享年七十
石珤字邦彥直隸眞定府藁城縣人父玉由進士歷官山西按
察使珤自幼穎異莊重爲諸生時年未弱冠與兄戶部尚書公
玠俱有文學名以公命謁大學士楊文襄公以文爲贄文襄公
甚奇之舉成化丙午鄉試丁未同兄玠登進士被簡爲庶吉士
弘治己酉授翰林院檢討德器剛毅知識不群館閣重之與修
大明會典同考禮部會試少師李文正每曰諸後進可托以柄斯

文者其石氏季方乎辛酉充經筵展書官乙丑滿九載遷修撰

同修　孝廟實錄正德丙寅　武宗初開　經筵充講官　賜

宴及俎辭因士風漸漓多巧宦作媒說以諷尋遷南京翰林侍

讀學士己巳擢南京國子監祭酒教法嚴遂濟之以恕時閹瑾

用事以勵精爲名士大夫當官亦附會振作南京禮科因監生

查對軍冊有患病不容給假珤力主之南京戶科因晒晾黃冊

有不至者輒行典簿廳取供令其每夕晝酉珤以　祖宗成憲

不敢擅改答之諸生咸悅會廷臣議令納銀監生增報年歲或

謂將揀選聽點人情洶洶珤拘集至班惟令遞增一歲繳冊至

部亦竟無他人益服其有見庚午改北監八年八月珤言正統

景泰間西北用兵糧儲乏少廩餼不繼暫令減歷今則坐班人寡不敷差撥宜照先年事例照舊歷滿方與起送撥補仍申飭復班限期不使冒送問之法杜絕官醫保結不使長欺僞之風則士有定志人得專業既無欲速之弊亦消見利之心六館不至於乏材諸司亦足以濟事矣從之九年陞南京吏部右侍郎簡靜持正乙亥改禮部丙子轉左丁丑 命兼翰林學士掌院事授庶吉士業庚辰主考會試又主武舉事辛巳擢禮部尚書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 世廟入嗣 大統會吏部缺尚書廷臣首以瑤名 上報可是時輔臣有不悅之者託辭以請 命仍兼學士在內閣專管 誥勅實奪之權也修 武宗實錄爲

副總裁官壬午遣祀闕里及東嶽少昊陵既還朝復主癸未會
試事甲申春　手敕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典機務乙酉　武宗
實錄成　賜宴禮部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賜白金八十
兩衣四襲鞍馬一具尋賜玉帶蟒衣丙戌　上常御平臺召內
閣四臣面諭各賜詩一章於琉稱許尤至進　恭睿獻皇帝實
錄加少保宴賜如前以災異自劾祈免不允丁亥錦衣官有排
飛語訐輔臣者併中傷之遂逮下廷鞫臺諫皆白琉無他大學
士楊一清三上章爲琉等力辯之琉不自白惟求去疏再上許
之既入謝僦民車歸私第自是閉門不出邑人稱識其面而人
望益歸重之在國子以身率人教嚴而諸生莫敢犯時　武宗

無嗣上疏請於宗藩中擇其親且賢者育於宮中代行溫凊烝嘗之禮其爲翰長　武宗始狩宣大疏請回鑾曰六師不備遠涉法宮內無近親之託外有事變之虞若鑾輿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不能安其後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珤上疏救之辭尤切直其在吏部承羣小竊柄之餘政以賄成官以意授士習靡然日趨於壞屬考察京官諸凡清議有干者多見屏黜登賢汰冗不及究所施而遜去前後所上封事士林多傳錄其要語則勸　上清心省事法堯舜之恭已無爲用漢文之與民休息而已其願　上力行王道辨別忠邪賢才皆可用之人不必備求平易有近民之實不必務奇治有端緒不必責効

於旦夕之間事可包荒不必刻意於淵魚之察人謂其救時之藥石云其遺祀事竣便道歸藁城以疾請老　上優詔褒答吏部遣官促之臺諫亦疏論不宜許退　上命撫臣親詣其家以禮敦勸不得已力疾至京其在內閣有所論列多觸忌諱　上優容之再求退不允有勳戚怙勢奪畿內民地萬餘頃詭言國初所賜歲久失之今得焉以請既得　旨矣畿民大恐珤言於

上曰百姓爲業且久一旦奪之恐生變　上爲停前命仍給之民性沉靜寡默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一二語輒中節有不當意者憤激見辭色間人或誚其過直或歉於雅量久乃服之屢典文衡以平正簡要取士力去浮誇險怪之說文體爲

之一變自爲文亦稱是詩歌冲澹沉著成一家言少師李文正公曰邦彦詩詞皆中矩度而七言古詩尤超脫凡近衆所不及博極羣書而根於理性意會心契有已所獨得之妙世有非考亭之學者琦力詆之曰微考亭吾輩莫適爲學非之一何所見第好名耳戊子以疾卒壽六十四謚文隱

讀書續紀云公初居翰林已勵志不殖貨利及官冢宰黜陟公明弗爲權勢所奪然緣是見忌改知制誥蓋前無此故事也作相後門無私謁其剛方正直始終不變云

國琛録云琦澹約性成竘竘自戢位躋台鼎供具如寒素士正德末造侈局肇開公不逐世好亦不迴立異幟嘉靖初入閣嚴

誠閣俻不濫交與謁者以帕爲儀受則還贄致政歸行李奩配不滿一輿

賈詠字鳴和河南開封府臨潁縣人初舉弘治己酉河南鄉試第一丙辰登進士改翰林庶吉士授編修充經筵講官詠儀觀秀偉長身玉立識者知爲公輔之器正德四年爲纂修事忤逆瑾改爲兵部武選主事五年遷禮部祠祭員外郎瑾誅還編修六年遷左春坊左中允兼修撰九年轉侍講學士掌南京翰院十一年拜南京國子祭酒故事諫官御史有闕選國子博士等官充之而南監每不得選詠疏以南北一體宜擢以勵有志詔可之十三年轉北祭酒以父樂菴翁年九十有五詠便道歸壽

其親於賴上賴人榮之遂留賴擬草疏終養而父以疾卒十六年服除會　上登極擢爲禮部左侍郎奉命詣承天恭上　皇考獻皇帝尊號賜白金文綺嘉靖二年改吏部左侍郎三年兼學士掌詹事府事專管誥勅纂修　武廟實錄充副總裁官四年晉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參預機務實錄成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五年復修　獻皇帝實錄成加少保光祿大夫柱國屢被鞍馬金幣寶鏹襲衣玉帶麟蟒飛魚之賜數　召見諮問平臺燕對親灑宸翰賜詩褒諭詠在內閣端嚴持大體然數抑貴倖如奏止中侍奪牧馬草場不得與貧民爭利勳貴請薊州莊田復奏罷之皆以詠有古大臣風然當是

時方更化興治士皆喜趨事功好紛華而詠更醇德雅度挈綱整紀納之太和不為聲聞其所匡維調護甚多人不及知也要其悃愊誠厚卓然稱鉅人長者而落落不苟合六年竟以老致仕雖不究厥施而脫屣榮名田野詠歌有洛社之風焉詠性耿介初在翰林惟扃門讀書不從同舍宴游為文章醇雅暢達無艱深險僻之語嘗同考會試主會試主應天鄉試及武舉試各一又主考會試凡程文一出天下誦之所取士徧列中外至今稱得人雖老猶著作不倦耳目益聰明四方求文者踵至揮毫運思酬答如平時居鄉謙抑真坦若未嘗居顯者人稱為篤行君子歸二十年癸卯之冬年八十河南守臣以聞　詔遣官行

問加月廩歲夫又四年丁未秋以疾卒年八十有四贈太保謚
文靖
翟鑾字仲鳴其先山東青州府諸城人曾祖吉勝起隷錦衣衛
弘治乙丑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正德四年逆瑾竊柄
一時文館多被逐斥以會典事改刑部四川司主事五年瑾誅
復編修十一年陞本院侍讀十六年
上御極選侍講帷幄音
吐清暢
聖心簡在於嘉靖四年特陞翰林院學士本年十月
一陞禮部右侍郎仍舊日講六年三月擢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
一學士入內閣預機務七年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屢
召對平臺命遊後苑并沐銀文圖書之賜十一年改兼武英殿大

學士十二年以母憂解官十八年　聖駕南狩起輔臣行邊改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十九年正月還闕拜恩　勅以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閣辦事十二月加少
保兼太子太傅二十一年加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鑾在內閣久屢沐恩賚但無所建明人譏爲伴食中
書至二十三年甲辰嗜寵貪榮通詞臣取二子汝儉汝孝俱進
士高第被言官交劾俱褫職不敘卒於嘉靖丙午年七十
席書字文同四川潼川州遂寧縣人性剛持不屈人下弘治庚
戌登進士授剡城知縣操履峻潔片楮不苟取科徵檄下務從
寬雖督責不爲動有干法者每緣情求出必不可出乃罪之久

之陞工部都水司主事督漕船於淸江廠著漕船志具綜理之才兼通變之術已著名十四年改戶部山西司主事歷河南司員外郎益留心國計杜利孔有經世之志又倜儻敢言會雲南晝晦五日 朝命考察雲貴官員具疏致灾之由係 朝廷而不係雲貴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千言 孝皇欣覽帖置座右十八年出爲河南僉事益喜裁决持憲體不輒撓正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州夷方士鮮知學書立教約廸以正道時王陽明謫龍場驛毎學擇秀一二人集省城書院延陽明爲師士始聞古道趨正學六年陞河南叅政尋丁憂八年起復陞浙江按察使九年陞山東右布政使再丁憂十二年補雲南

右布政使十三年陞福建左布政使所在振紀厲俗至於事體
教恤荒歉問民瘼疏吏弊覈錢穀酌科差皆得蒞牧體十六年
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省城三虎者楚府寵任軍人
納級都指揮甘玉海武昌通判張某衛使劉良皆善承上官大
肆貪虐軍民苦之皆置之法人心稱快其後知府宋卿者窮極
貪酷恣意科罰郡人側目重足悉發其贓巨萬緝捕奸惡數十
人辨大冤抑數十事皆極明允嘉靖元年以大禮稱號事關綱
常名義當正有所論列道聞詔下乃止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
二年會南直隸大饑戶部議發銀賑貸書上疏謂江北淮揚廬
鳳諸郡災傷為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

狀議遣大臣往賑書適上賑粥要議衆喜曰此任幸屬此公也
命兼僉都御史賑濟江北時饑莩塞途人至相食盜賊莫可制
書被 命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弊端且饑民命在旦
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將州縣每
十里為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為粥饑民趨之至活者若干萬衆
盜賊漸解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銀給粥兩月饑者少甦
始定議銀米間月兼給人沾實惠尋陞兵部侍郎甲申春南京
刑部主事桂萼以書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 上下其疏議特
陞禮部尚書書再疏辭不允至京 陛見初廷臣執議以為人
後者為之子謂 今上宜考 孝皇母昭聖太后稱本生叔父

毋　上勉從之旣下詔矣然終以爲疑書及張璁霍韜議謂
上以　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者　尊號宜具
實以稱庶合古經禮爭論數年幾成聚訟至是　上下書等及
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衆論旣定卒如書等言
合請　大禮始告成焉四年二月書麟致仕大學士楊一清南
京兵部尚書王守仁文武兼資堪任將相且云今大臣多中材
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不許尋加太子太保丙戌會試書知貢
舉舊　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甲九卿分讀者則以
官爵爲次雖好卷亦不能置前列具疏言　廷試以收人望以
服士心請　明旨痛革　廷試第一大弊　上是其言士論韙

之六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入典
機務未任疾亟時呼弟修撰春及子中至榻前曰自檢平生清
苦體國一念可質鬼神即死無媿　上若問遺言第曰願　朝
廷親君子遠小人分別邪正審於取舍而已言畢而逝訃聞
上深悼贈太傅諡文襄書才識敏決風裁凜凜文章政事卓然可
稱服御儉約不逐時好近世之名卿也

張璁字秉用浙江温州府永嘉縣人別號羅峰既晉卿職　皇
上賜名孚敬字茂恭嘗蒙　召對　上有張羅山之稱更號羅
山早有異質克勵問學氣度端毅不與衆同少遊郡庠弘治戊
午以詩經中省試正德丙寅建羅峰書院於姚溪聚徒講學造

請益充七試春官始中庚辰會試辛巳 上初登寶位郎臨軒
策士 賜璁進士出身時廷議 睿宗獻皇帝尊號衆論紛紜
上疏爲 皇上明父子之倫辭意剴切嘉靖壬午授南京刑部
主事甲申以議禮未決再上疏 召至京廷議陞翰林院學士
乙酉進 廟衙議疏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丙戌擢兵部右
侍郎 經筵講書如舊時璁請告省墓已陛辭 上命鴻臚寺
卿魏濬諭旨留之會吏部推堪任兵部 上命別推以璁名上
遂用之即日三遣中官宣令治事進謁廟議及奉安 獻皇帝
神主禮儀丁亥轉左進大禮要略 命開館纂修明倫大典及
命欽明大獄 敕署都察院事振肅有條 賜敕獎諭及二品服

色金帶仍給三代　誥命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仍奉
勑照舊纂修兼管都察院　命兵部侍郎周倫佐理院事　諭勑
銀圖書二一曰忠良貞一一曰繩愆糾違　賜玉帶一理院事
未久而釐正爲多論邊務審邊將明憲綱革貪暴并奏革各處
濫設鎮守内臣清勘近京　皇親庄田宿弊戊子加太子太保
尋加少保　上享太廟回侍道側　上屢顧之賜詩褒美有貌
奇眞才傑形端志氣伸之句又曰予嘉爾天貺賚賢作邦珍再
賜玉帶進姚溪書院集　賜書院名賢義堂名抱忠　命有司於
書院中建敬一亭石刻御註范氏程氏五箴　命註冠服圖成
賜勑并金幣蟒衣以災異辭免修書院　慰諭不允本年六月明

倫大典成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給四
代 誥命廕一子爲中書舍人 章聖皇太后賜諭慰勞并賜
金綺撰 孝潔皇后冊文及哀冲太子壙志皆有 賜建議請
言宜諭杜私謁重制誥平潞賊定服制應 制陳言曰審幾微
專委任惜人才求民瘼皆見 嘉納勑所司舉行己丑 命主
會試天下士尋 勑諭重修大明會典是年夫人蔡氏卒於京
降旨安慰命禮部尚書李時諭祭遣員外郎張寰督有司治葬事
八月以災異辭准休致至天津 遣行人周禩齎 勑守取復
任慰諭再三仍 賜銀記一枚庚寅 賜明倫大典大學衍義
五經四書各一部知建造四郊丘壇事修祀儀成典進郊祀議

請倣古立九嬪以廣儲嗣皆　允行　命正孔子祀典一遵古
制以一品初考　賜勑褒廕一子爲國子生會議郊祀成　賜
玉帶詩以名音同　御名請易疏再上　上稔知其忠謹親爲
撰名字賜之遂以賜金作堂於寓所　上以　獻皇帝手書榮
恩堂裝演成軸　御筆金書　皇考手澤以扁其堂　賜銀印
篆曰永嘉張茂恭印并銀幣　御筆又大書孚敬茂恭字二幅
以　賜以繼助告　遣中官賜羊酒銀幣以爲禮用是年雷震
午門西樓乞休　賜牙笏公服比抵家而苑工完　遣布政党
以平齋賜銀幣　上念不置遣行人周文燭齋　勑往取復任
壬辰命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復乞致仕歸癸巳差少卿

陳道齋　勑起取復加少師再給三代　誥命贈封如制賜銀
印二顆是年　皇嗣生賜銀幣甲午　命有司爲作樓於府城
以藏　御書文劄賜額寶綸　命工部製扁差署丞朱守宣齎
送以榜於堂乙未兩考　賜勑奬諭廕一子爲中書舍人以疾
再乞休致差行人周文光御醫袁邈齎　勑送還鄉月給廩米
八石歲撥輿隸八名　命有司時加存問丙申差錦衣衛千戶
劉昂齎　勑視疾諭疾愈還朝至處州疾作遂回再起至金華
疾又作遂歸調理巳亥　章聖皇太后哀詔至慟哭於家繼而
疾益革遂不起享年六十有五　上幸承天聞訃詔贈太師謚
文忠廕一子爲尚寶司丞

丈夫綸曰當議禮時舉朝元老公卿百執事三百餘人上援孝廟近庇　昭聖口執程朱之成說至撼門伏闕哭聲震地以一新進郎佐屹立其中不懾不悚辭嚴義壯卒破千古之謬成聖主之孝既荷知眷槩列台鼎慷慨任事繼屢蒙嚴責而剴切益堅在閣三十年不進一內侍不容一私謁不濫廕一子姪文武二選未嘗有纖芥之私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衣囊一篋已渡潞河既有溫旨旋踵復入以行李鮮而內顧輕也霍文敏素伉直不輕與人而獨重公余故祖其說而論之如此增

國朝列卿紀卷之十二終